



張瑞齡

民國四十二年六月二十日生

台灣省新竹縣人

輔仁大學畢業

經歷／

雜誌主編

現職／

編劇

作品／

舞台劇本「轉機」、「浮世繪」(獲文建會獎)

電視劇本「黑井」、「遺作遺恨」(獲新聞局獎)

電視劇本「青春的最後一首歌」(獲華視劇展獎)

傷

痕

舞台劇劇本佳作

張瑞齡

故事大綱

王念國是個充滿理想的大學生，他和同學們辦刊物，投身街頭運動，自許為社會正義的化身，但是在不法份子的煽動下，竟演變成暴行。

念國發現：他向來所瞧不起的平庸商人父親王浩，和他最崇拜的教授陳時玉，當年都是保釣運動的健將，曾經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放在愛國運動上，那却是一場被人利用的悲劇，他們因此陷入痛苦的深淵中。新一代傷痕疊上了上一代傷痕的當兒，他們這才察覺兩代關懷國家的脈動始終沒變，互相獲得了諒解。

念國終於體會到熱情有餘，理性不足，往往適得其反；王浩與陳時玉也領悟到悔恨無補於事，應該走出陰影，重新面對人生。

人物表

王念國：男，十九歲，充滿理想的大學生，衝動，有點自以為是，一心關懷社會，熱情有餘，卻缺乏理智。

王浩：男，四十五歲，念國的父親，原來是個優柔寡斷的市賸，其實是當年的保釣健將，在釣運中迷失後，對自己失去了信心。

陳時玉：女，四十三歲，紅極一時的大學客座教授，報章雜誌常見她的政治批評文章，其實內心落寞，和王浩有一段解不開的情結。

林秀娟：女，四十四歲，念國的母親，備受丈夫冷落，鬱鬱寡歡的怨婦。

夏小蓮：女，十八歲，念國的女友，活潑可愛，有點嬌縱。

大砲：男，二十歲，念國好友，「自由之火」編委，心直口快。

小江：男，二十歲，念國好友，「自由之火」編委，開朗，有主見。

珊珊：女，二十歲，念國好友，「自由之火」編委，開朗、有主見。

佈景：

景(一)：王浩家

商人住的大廈公寓，客廳佔了舞台的大部份，酒櫃與書櫥是不可少的擺設，左側（觀眾視線）是兒子王念國的房間，裡面有書桌和床鋪，房門前有甬道通往王浩與秀娟的主人房，客廳的後方是餐廳，餐廳有門通往廚房、浴廁。

景(二)：陳時玉家

客座教授租來的市效小洋房，舞台主要表現客廳部份，陳設要比王浩家雅緻多了，隨意的小擺飾，和角落放置一台大型音響，流露出主人是個「單身女貴族」的情趣。

第一幕 第一場

時間：是一個夏日週末的午後。

佈景：王浩家

△幕啓。

△燈亮。

△王念國坐在沙發上看報紙，很專心的樣子。

△夏小蓮坐在沙發的另一端打電話。

小蓮：我跟你講，嘉琪，你還是穿那件短的禮服好看……為什麼？因為你頭髮短，穿拖地長禮服，怪怪的……對嘛，短一點，才有青春氣息……我呀，沒有衣服穿，準備穿那條牛仔褲，哈哈……好了，我一定會穿漂亮點，但是不能比你這個壽星漂亮，對嗎？哈哈……念國，他一定會去的，你放心好了，拜拜，晚上見！

△小蓮放下電話，噓了一口氣。

小蓮：念國，我等一下去紅玫瑰洗頭，你六點到我家來找我。

△念國依然看報，毫無反應。

△小蓮走到念國身邊，把報紙拿開。

念國：喂，你幹什麼？

小蓮：（不滿的）什麼東西那麼好看，人家跟你講話，你都聽不見！

念國：正榮化工的工會決定走上街頭示威遊行，我在想，我們「自由之火」是不是該有什麼行動表示支持他們。

小蓮：「自由之火」，你滿腦子就是「自由之火」！

念國：小蓮，「自由之火」快辦不下去了，我能不急嗎？

小蓮：錢啊，我這裡有，要不要先拿去用？

念國：你這一點錢，怎麼夠？

小蓮：（得意的）這兩年，我省吃儉用，存了八千多塊。

念國：你知道我們差多少？到上一期為止，欠印刷廠五萬多，這一期吳老師補助二萬塊，又欠一萬塊，加起來六萬多。

小蓮：你先拿去，好歹讓這一期出來再說。

念國：不，我不要你的錢，就算印不出來，也不要你的錢。

小蓮：（不服氣的）為什麼？難道我的錢不是……

△林秀娟拎着菜籃穿過餐廳，走進客廳。

△小蓮連忙住嘴，迎向秀娟。

小蓮：王媽媽，要去買菜啊？

秀娟：喂，小蓮，你留下來吃晚飯吧，今天是個特別日子，我要到超級市場買一些新鮮的東西，做一頓大餐。
小蓮：哇！好棒，王媽媽，我真的很想留下來吃你燒的大餐，可是，今天晚上我最要好的同學開生日舞會，我非去不可。

秀娟：生日舞會？看樣子，念國，你也不在家吃晚飯囉！

念國：媽，我還不一定耶，不要等我。

小蓮：王媽媽，念國是我的舞伴。

秀娟：那是當然囉，你們好好去玩吧！不過，不要玩得太晚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秀娟接電話。

秀娟：喂，請問找誰？……王浩他還沒回來，請問你是那一位？找王浩有什麼事？喂……奇怪！

△秀娟放下電話，神情有點困惑。

念國：媽，是誰打來的？

秀娟：一個女的，我問她是誰，她也不說，就把電話給切了。

小蓮：王媽媽，說不定是王伯伯的女朋友。

念國：你胡說什麼？

△小蓮伸伸舌頭。

秀娟：（笑）小蓮，你王伯伯一板一眼的，沒有女人會喜歡的。

小蓮：（笑）我是開完笑的。

秀娟：念國，等一下爸爸回來，記得提醒他要在家吃晚飯哦。

念國：我會的，媽。

△秀娟下。

念國：小蓮，今晚嘉琪的生日舞會，我不去好不好？

小蓮：（驚訝的）為什麼？你不是早就答應我了嗎？

念國：我是答應你沒錯，可是事情緊急，我跟大砲他們約好的，晚上去籌錢。

小蓮：籌錢？我要借你，你又不要。

念國：不要再提了，我不會用你的錢的。

小蓮：為什麼。

念國：……我不會用女人的錢的。

小蓮：（恍然大悟，譏笑的）喔，我知道了，你是怕我像你老媽一樣，拿錢給你爸爸做生意，就嘮叨一輩子？

念國：（生氣的）不要扯到我媽媽！她跟這件事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小蓮：念國，我知道你爸爸媽媽的事在你心裏頭造成巨大的陰影，可是我們不會這個樣子的。

念國：（不耐煩的）你不要說了，行不行！

小蓮：行，（動怒的）王念國，我永遠不會借錢給你！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心人。

△小蓮調頭就走，念國遲疑一下，立刻趕上前阻攔。

念國：小蓮，小蓮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說謝謝你，我們「自由之火」的夥伴們自己會想辦法。

小蓮：（餘愠未消）我才懶得理你們什麼「自由之火」呢。

念國：好啦！好啦！只要別再罵我，隨便你罰我什麼？

小蓮：這可是你說的，晚上陪我參加嘉琪的舞會。

念國：（為難的）小蓮，我真的有困難，今天晚上——。

小蓮：（氣冲冲）不肯就算了，我早就知道，在你的心裏，我比起你的雜誌「自由之火」，實在是太渺小了。

△小蓮說罷，拿起桌上的書本，氣憤的跑出去。

念國：（追小蓮）小蓮，你聽我說——

△小江、大砲、珊珊從門口進入客廳。

大砲：小蓮怎麼回事，氣成那個樣子，連招呼也不跟我們打。

珊珊：念國，你欺負她了？

△念國兩手一攤，做無可奈何狀。

小江：要不要我幫你追她回來？

念國：算了，她動不動就要大小姐脾氣，我侍候不起。對了，吳老師怎麼說？

大砲：他說你那篇「為正榮的榮工兄弟說句公道話」要拿掉。

念國：（激動的站起來）為什麼？我們是校外的聯線雜誌，又不是校刊，他憑什麼管那麼多，那篇東西是我實地採訪，熬了三個晚上才寫出來的，絕對不能拿掉。

小江：吳老師說你那篇太敏感，而且勞資糾紛這種東西不適合學生刊物，他說大部份學生不會對這種題材有興趣。

念國：我們「自由之火」就是要喚醒大眾們，要不然登什麼？小兒女文學？校園美女的戀愛故事？

珊珊：念國，你別氣，連小江和大砲的文章，他都有意見。

小江：他的意思是我們的稿子在發排以前，要先讓他看過，對不對？珊珊。

珊珊：他沒有明講，只說免得改來改去，或者要換稿，會耽誤進度，其實就是這個意思。

念國：簡直比訓導處還嚴嘛，那何必辦校外聯線？

大砲：我看不用搞了，上期我寫那篇「誰說大學生不能自治」，被他招頭去尾，三千多字剩一千字，我差點吐血，這期更好了，連我的，小江和你的，三篇都拿掉，一個字也不用刪。

△念國嘆了一口氣，頹然躺在沙發上。

小江：有什麼辦法？他是系老闆，我們又說不過他。

大砲：小江，你搞清楚，姓吳的是你們系老闆，又不是我們學校的。

小江：他也在你們學校兼課呀。

大砲：我從來沒聽過他的課，當初你拉他來支持我們，我就覺得他心懷鬼胎。

小江：大砲，你不要隨便放砲，當初他答應每期捐給「自由之火」兩萬塊，第一個拍手歡呼的就是你！

△珊珊忍不住站起來打圓場。

珊珊：夠了沒有！現在吳老闆要抽腿，你們又起內鬨，內憂外患的，「自由之火」到底還要不要辦？

大砲：姓吳的抽腿沒關係，但是他把錢抽回去，我們想辦也沒法子辦啊！

念國：（震驚的坐起來）他說要把錢抽回去？

大砲：差不多啦，他說我們不和他配合，他以後就不管了，就是說他不再出錢了。

△王浩提著公事包，由外進入客廳。

念國：爸爸！

珊珊：

小江：王伯伯！

大砲：

王浩：怎麼？又在開小組會議啊？

念國：爸爸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

△念國做手勢要珊珊、小江、大砲迴避。

△珊珊、大砲、小江會意，進入念國房間，旋即又探出頭來偷聽。

△王浩把公事包擱在桌上，坐下。

王浩：一定是很緊急的事，對不對？要多少？

念國：爸爸，你一定要支持我，要不然就慘了。

王浩：兒子，你到底要多少？

念國：（想了一下，鼓起勇氣）五、六萬……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念國正要接電話，王浩搶著去接。

王浩：喂，我就是，我剛回來……。

△珊珊向小江、大砲攤攤手，三人進入房間，或坐或臥。

△王浩的神情既喜悅又神秘，看看念國，又有點不自在。

王浩：（按住話筒，對念國）你媽呢？

念國：媽去買菜。

王浩：喔，你給我倒杯茶。

△念國點頭，走上餐廳，一面沏茶，一面懷疑的觀察王浩。

王浩：（壓低聲音）那天你為什麼不來？害我枯等一個晚上，一個人喝悶酒，思前想後儘想些你為什麼不來的理由，可是我想不透……，就算你不想見我，事後也可以給我個電話啊！何苦這樣折磨我？……我非見你不

可，今天晚上好不好？……乾脆我馬上來見你，……好，老地方見！

△王浩放下電話。

△念國把茶端到王浩身旁的茶几上。

王浩：有點心虛）你……你剛才說要多少？五、六千？

念國：爸，是五、六萬。

△珊珊走到門口窺看，揮手示意小江，大砲來看。

王浩：這麼多？爸爸那有這麼多錢？你到底要做什麼用？

念國：我們和別的大學的幾個同學，合辦了一份校園聯線雜誌，經費很困難，希望爸爸支持。

王浩：（露出疑惑，又點起支煙）你說這本雜誌叫什麼，校園聯什麼？

念國：雜誌叫「自由之火」，校園聯線的意思是表示幾所大學的學生聯辦的。

王浩：拿一本給我看看。

念國：都已經出了三期了，我的房間裡堆得到處都是，爸爸，難到你一期都沒看過？

△念國的口氣已顯露不悅，王浩不答，反而追問。

王浩：什麼樣的内容？

念國：（慷慨激昂的）我們鼓吹自由民主思想，揭發社會種種不合理現象，這是現代知識份子愛國愛社會的具體表現！

△王浩臉色變得凝重，他沈思片刻，把煙擠死在煙灰缸裡，緩緩起身，走向念國。

王浩：（拍拍念國肩膀）念國，你聽我說，你是個學生，你的責任就是把書唸好，而不是辦雜誌，退出「自由之火」吧。

△小江、大砲、珊珊面面相覷。

念國：（委曲求全的）爸爸，如果你有困難，那先借我個一、兩萬吧，讓我們度過目前的難關。

王浩：（冷淡的，一字一字慢慢迸出來）我一塊錢也不會給你，你給我退出，我不要你搞這種東西。

念國：（也動氣了）這種東西？我還以為你會以為我為榮，爸爸，我是參加一個愛國家愛社會的活動，又不是搞黑社會，你捨不得出錢就明說好了，何必這樣假惺惺！

王浩：（制止的）念國！你聽我說。

念國：（發洩的）爸爸！你為什麼不聽聽我的感覺？你讀過那麼多書，留過學，其實我覺得你和一般商人沒什麼兩樣，每天只知道軋支票，應酬，只知道賺錢，你不瞭解你的兒子，更不知道外面的民生疾苦，不關心社會，你們是最自私的一群。

王浩：關心社會就應該做些公益事業，像我們這一區獅子會，才又捐了一輛消防車，光挑撥離間對社會有什麼好處？

念國：我們不是挑撥離間，爸爸，你聽我講，我們有很多理想，很多計劃。

王浩：好吧，我聽你的，（看看錶）等晚上再慢慢告訴我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

△念國失望的看著王浩拿起西裝上衣和公事包。

念國：那錢呢？爸爸。

王浩：晚上再說吧！

△王浩匆匆離去。

念國：（突然想到什麼）爸，媽叫你要回家吃晚飯。

△王浩顯然沒聽到，或者聽到了，也不在意。

△念國頹然坐下。

△珊珊、小江、大砲圍了過來。

念國：（聳聳肩）你們都聽到了，他要我退出「自由之火」。

小江：唉，其實早該想到，上次我回家找我老爸，就是這種下場。

珊珊：怎麼辦呢？

念國：求人不如求己，大家能不能湊一湊，有一塊是一塊，我們靠自己把這期出版了再說。

大砲：我可是沒辦法了，我這個二房東把那幾個房間的租都貼進來了，我還欠大房東一屁股債。

△珊珊與小江面面相覷，都低下頭來表示愛莫能助。

念國：拜託——，這期非出不可，「自由之火」丟不起這個臉。

珊珊：念國，不要勉強，大不了我們停一期，慢慢再想辦法。

念國：（站起來，憤怒的）不行！非出不可！

△念國大步走出去。

大砲：（退念國）念國，你去那裏？

念國：去找錢呀。

珊珊：等等我們！

△小江、珊珊也追著出去。

△燈暗。

第一幕 第二場

時間：第一幕第二場的深夜。（週末深夜）

佈景：王浩家。

△燈亮。

△客廳空無一人。

△餐桌上放著一個蛋糕，還有一桌的酒菜。

△念國帶著幾分醉意，從大門進來。

念國：（大叫）媽！媽！給我一杯水，最：最好是杯茶。

△秀娟穿著睡衣，由臥房走進餐廳倒茶，交給念國。

△念國一飲而盡，才看到滿桌的酒菜。

念國：媽，今天是什麼日子啊，你做那麼多菜？還買蛋糕！

秀娟：是我和你爸爸結婚二十週年紀念日，你怎麼喝那麼多酒？

念國：可是我沒醉，我什麼都知道，爸爸沒有回來對不對？他根本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，對不對？

秀娟：念國，我去放水，你洗個熱水澡。

念國：媽，你不必替爸爸隱瞞，他一定連電話都沒打回來，對不對，他實在太不應該了，每天不知道忙什麼？哼

！我不信有忙不完的應酬。

秀娟：你說夠了沒有？

△秀娟要走進去放熱水，卻被念國喊住。

念國：媽，你別走，你聽我說句公道話，我覺得你這樣維護爸爸，太不值得了，他連結婚紀念日都忘了，而你還不知道他人在那裡？他根本沒有把心放在我們的身上，他根本不關心我們……。

△秀娟突然捺耐不住，打了念國一記耳光。

秀娟：（生氣的）你有什麼資格說你爸爸？你呢？你在忙什麼？（指著壁鐘）十二點多才回來，光會說你爸爸！

念國：（惶然）媽——。

秀娟：（泫然欲泣）你就算有時候早點回來，吃過飯就往房間裡鑽，人影不見一個，想想看，你除了喝醉酒胡說八道之外，你關心過我什麼？你們父子都一樣，把這個家當成旅館，好像我是雇來燒飯，洗衣服，伺候你們的老媽子。

念國：（惶然的）媽！

秀娟：不要叫我！

△秀娟生氣的坐在餐桌旁。

△念國不知所措的佇立著，過一會兒，再走進他的臥房。

△秀娟拿起桌上的酒，倒了一杯，猛然灌下。

△念國打開收音機。

△「心事誰人知」的哀怨歌曲流瀉。

△念國坐在桌前寫東西，寫了幾個字，不滿意，將紙揉成一團，投入垃圾筒，再寫。

△秀娟又倒了一杯酒。

△王浩提著公事包由外面走進客廳。

△秀娟冷眼看王浩，繼續喝她的酒。

王浩：還沒睡呀？秀娟！

△秀娟依然不答。

△王浩放下公事包，走向秀娟。

王浩：（看看一桌的菜）今天是——

秀娟：（冷冷的）我和你結婚二十週年紀念。

王浩：（拍拍頭）對不起，我忘了，今天跟老趙、小何他們……

秀娟：（打斷王浩）你忘了？你為什麼不乾脆說你忘了我是你太太？

王浩：（拍秀娟的肩）你怎麼啦！我不過是忘了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，我事情忙，你又沒有事先提醒我。

秀娟：（站了起來，尖聲的）是我錯了，我沒有提醒你今天是我們結婚二十週年紀念，王浩，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嫁給你二十年，過的是什麼日子？

△念國吃驚的擱下筆，站了起來。

王浩：（低聲懇求）不要再說了，我道歉，我道歉，好嗎？

△念國關掉收音機，走到門口偷聽。

秀娟：（大聲的）道歉？你道什麼歉？為辜負我的感情道歉？還是為辜負我的青春道歉。

王浩：秀娟，你看你醉了，都扯到那裏去了？

秀娟：（厲聲的）不要顧左右而言他，我跟你結婚不到一年，你就出國，一去四年才回來，把我和念國丟在台灣，不聞不問，你在美國做什麼，以為我不知道？

王浩：還提那些幹什麼？我不是回來了嗎？

秀娟：（哭泣）你人是回來了，你的心在那裏呢？我常常跟你說話，你都沒有聽進去。

王浩：我沒有嘛，秀娟，不要這樣，念國會聽到。

秀娟：我偏要說，我對你還不夠好嗎？你要有良心呀，你從美國回來，不想教書，我從娘家借了三百萬給你做生意，賠得一塌糊塗，我始終支持你……

王浩：（生氣的）不要老提這件事，我知道我王浩受了你林秀娟天大的恩惠，一輩子也償還不了！

△王浩走進他跟秀娟的臥房，猛然甩上了門。

△秀娟拿起酒瓶往嘴巴灌，邊喝邊哭泣。

△念國沿著牆壁滑落地上，雙手痛苦的抱著頭。

△燈暗。

第一幕 第二場

時間：第一幕第二場的隔天早上。（週日早上）

佈景：王浩家。

△燈亮。

△餐桌上的飯菜、蛋糕、酒瓶已收拾。

△念國在房間床上睡覺。

△王浩坐在沙發上打電話，不斷往餐廳方向看，狀甚神秘。

王浩：（低聲的）我真的不能再忍受了，這樣的婚姻……我一定要跟你談……對，我一夜沒睡……你早上有事？……好好，那就在下午，誰叫你是好老師呢？那就下午見。

△王浩放下電話，鬆了一口氣，拿起報紙看。

△秀娟端了兩杯茶，由廚房進餐廳，看看王浩，遲疑了一會，走向王浩，將兩杯茶擱在茶几上，坐在王浩身邊。

秀娟：喝茶。

王浩：好

秀娟：浩，我很抱歉，昨天晚上，不該這樣跟你吵。

△王浩看報紙，不回答。

秀娟：你生氣了？

王浩：（不耐煩的）過去就算了，我不想提。

秀娟：（猶豫的）我想……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……

王浩：（依然看報）什麼事？

秀娟：你最近忙不忙？

△王浩把報紙放下。

王浩：有什麼事，你說吧！

秀娟：我想我們是不是抽個空去旅行幾天？

王浩：（意外的）旅行？

秀娟：嗯，我們出去玩幾天，就算補慶祝結婚二十週年。

△王浩默不作聲。

秀娟：我知道你忙，我本來計劃到東部走走，假如沒有空就到郊外走走，烏來也行。

王浩：好吧！不過，要過幾天。

△秀娟滿意的將頭靠在王浩肩上，王浩却是一臉的迷惘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秀娟正要接。

王浩：（站了起來，緊張的）我來。

△王浩接電話。

王浩：喂，馮董，是你呀……你不要誤會，我不是故意拖延，實在是最近太忙了……什麼，有別家公司感興趣？

……老馮，你千萬不能冒然做決定，我們是多年好友……什麼？你就在附近街角那家咖啡廳？好，好，我馬上下去，你等我。

秀娟：什麼事？

王浩：跟老馮在泰國合作設廠的事，他要我做個決定。

△王浩說完，離去。

△秀娟喝了一口茶，翻開報紙。

秀娟：（驚愕的，喃喃自語）陳時玉？她回來了？

△小江、珊珊、大砲、小蓮由門外進來。

小江：

小蓮：

珊珊：王媽媽！

大砲：

秀娟：（驚醒）哦，小蓮，你們來了。念國，念國還在睡呢？

小蓮：哈，我贏了，王媽媽，我跟他們打賭，念國一定還在睡懶覺。

大砲：你是念國的紅粉知己，當然比我們了解他！

△衆人大笑，小蓮害羞的捶大砲一拳。

小蓮：什麼紅粉知己，濫用成語！

秀娟：（笑）今天不是星期日，不上課嗎？

珊珊：是呀，可是我們雜誌社有很多事情要商量，而且還請了一位教授來開會，（看看錶）她馬上就要到了。

秀娟：（緊張的）教授要來這裡？

小江：王媽媽，你別緊張！

小蓮：王媽媽，教授又不會吃人。

秀娟：不行，不行，我得去準備一下，弄一點茶點，你們要開會嘛。

△秀娟匆匆往廚房走去。

大砲：走，我們去把那隻懶豬挖起來！

△大砲、小江往念國房間走。

△小蓮在沙發上坐一下。

珊珊：走吧！我們也進去！

小蓮：不要，我不想看到他。

珊珊：（拉小蓮的手）走嘛，醜媳婦總要見公婆的！

△珊珊拉著小蓮進入念國房間。

△小江、大砲把書捲起當喇叭唱著。

大砲：大豬起床，小豬起床，我來看豬，豬在床上！

△念國將被蒙在臉上繼續睡。

△小蓮、珊珊相視一笑。

△小江、大砲將喇叭對準念國的耳朵。

大砲：大豬起床，小豬起床，我來看豬，豬在床上！

△念國驚醒，坐起。

念國：搞什麼？人家昨天晚上三點才睡……（看到小蓮，面露笑容）小蓮，你也來了！

△小蓮別過臉，不理念國。

△珊珊將小蓮推到念國床前。

珊珊：念國，是我把她找來的，你要怎麼謝我？

念國：怎麼謝都成——小蓮！

△珊珊示意小江、大砲離開，小江臨走瞥見桌上的一張稿紙，順手帶走。

△小江、大砲、珊珊在客廳的沙發座下，三個人靠著頭看那篇稿子。

△念國伸手握小蓮的手，小蓮掙開。

△念國跳下床。

念國：還在生我的氣？

小蓮：當然，你害我坐了一個晚上冷板凳。

念國：哈哈！我簡直不敢相信，漂亮的夏小蓮小姐，也會有當壁花的時候。

小蓮：什麼壁花？瞧你說的多難聽，有很多人請我跳舞，是我自己不想跳。

念國：算你聰明，跟阿貓阿狗摟摟抱抱，不如不跳！

小蓮：什麼阿貓、阿狗，嘉琪找來的都是建築系的高材生，個個風度翩翩！

念國：風度再翩翩，還是不如我這個最佳拍檔，對嗎？

小蓮：哼！

念國：（拉起小蓮的手）小蓮，昨天晚上，我心情糟透了，在外頭四處碰壁，受了一肚子氣，回到家裏又……（

搖頭)可是現在看到你，我的心情又好了，謝謝你來看我……

小蓮：(甩掉念國的手)少臭美，人家才不是來看你，珊珊打電話跟我講陳時玉要來，我才來的。

念國：(驚喜的)陳時玉？珊珊真的約到她了？

小蓮：名作家陳時玉就要來府上移樽就教，你這個大少爺在睡覺，你以為是誰呀？諸葛亮？

念國：(興奮的)我的天，你怎不早說呢？她肯來就表示會支持我們。「自由之火」有救了！

△念國奪門而出，進客廳，小蓮緊跟在後面。

念國：珊珊！陳時玉……

大砲：(站了起來)各位，你們聽著，我要朗誦一首詩，一首本世紀最偉大的詩，是王念國先生嘔心瀝血的作品。

△小江、珊珊連忙拍手以示鼓勵。

念國：大砲，還給我，不准念！

△大砲一邊躲避念國，一邊裝腔作勢的朗誦著。

大砲：我雖然關上房門，

可是罪惡還是從門縫裏滲進來，

我無處躲藏，

當雷電響起時，

我像命運一般地哭，

哭這白天，

哭這黑夜，

喔，

讓天堂歸天堂，

地獄歸地獄，我歸我。

△大砲唸完，大夥鼓掌。

△珊珊搶過大砲手上的詩。

珊珊：好一句「讓天堂歸天堂，地獄歸地獄，我歸我。」我喜歡！念國，我以為你只寫尖銳的文章，從來不知道

你也會寫詩，訂了題目沒有？

念國：我想叫「地獄邊緣」，你們覺得怎樣？

大砲：地獄邊緣？不錯，我們現在就站在地獄的邊緣，沒有言論自由！

念國：小蓮，你呢？有沒有意見？

小蓮：「地獄邊緣」？誇張極了，王念國，你真的站在地獄邊緣嗎？我覺得你根本是少年不識愁滋味，為賦新辭強說愁！

念國：小蓮，我是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——

小蓮：（譏笑的）那是我誤解你囉！

念國：我現在不跟你辯，珊珊，陳時玉真的要來？

珊珊：是呀，我本事吧！

小江：（看看錶）她馬上就到了！

念國：糟了，我得去洗個臉！

△念國衝向浴室。

大砲：小江，我們到樓下接她。

△大砲、小江離開。

△小蓮把茶几上零亂的報紙疊好。

△珊珊把沙發上的椅墊擺好。

△秀娟端子茶盤由廚房走進客廳。

小蓮：王媽媽，真不好意思，讓你忙。

秀娟：應該的。

△秀娟把茶盤放在茶几上。

珊珊：王媽媽，因為念國是我們「自由之火」的社長兼主編，是靈魂人物，所以我們一天到晚來打擾，連會都在

這裏開。

△念國由屋內進入客廳。

念國：（邊走邊說）我媽恨不得你們每天來打擾，她一個人在家寂寞死了。

秀娟：對，對，我喜歡熱鬧，最好你們「自由女神」編輯部遷來這裏。

△珊珊、小蓮大笑。

念國：媽，拜託——不是「自由女神」，是「自由之火」。

秀娟：（笑）對不起，我搞錯了，不過，不是差不多嗎？自由女神手上也拿著一把火炬呀。

△念國、珊珊、小蓮笑得更開心。

△小江、大砲領著陳時玉由外進入客廳。

△珊珊、小蓮、念國連忙迎上前去。

珊珊：陳老師！

小蓮：陳老師！

念國：陳老師，我是王念國，歡迎妳來我家，這是我媽。

時玉：妳好！

秀娟：沒想到。老師那麼年輕，剛才聽他們說教授要來，我以為是穿長袍的老教授呢？

△衆人大笑，就坐。

△秀娟為大家倒茶。

念國：媽，陳老師剛從美國回來，是珊珊學校的客座教授，她常在報紙上發表文章，是目前國內最權威的社會問題專家。

時玉：王念國，請你不要濫用權威和專家兩個字眼。

秀娟：陳老師，你太客氣了，念國和這些同學都挺狂的，要讓他們服氣，崇拜，還真是不簡單。

△衆人大笑。

秀娟：你們談吧，不要拘束，就當我不在這裏。

念國：謝謝媽。

△秀娟拿了報紙，走到餐桌旁坐下，看報。

大砲：老師，我們好佩服你的勇氣，你在報上發表的那些文章，每一篇都講出我們心裏的話。

小蓮：這種文章，以前沒有人敢寫。

時玉：你們找我來，就是為了捧我嗎？

念國：老師，我們是希望……（說不出口）老師，你在海外多年，現在回來，比較客觀，你對我們國內有什麼看法呢？

時玉：我很感動，老實說，中國知識份子提倡民主政治的理想，已經有一世紀了，直到今天，我們才真正在臺灣這個地方，看見了民主實踐的曙光。

珊珊：老師，難道我們這樣就滿意了嗎？

小江：在這個社會裏，還有許多人的權益被忽略，難道我們不該替他們說話嗎？

時玉：（擺擺手）不要激動，各位同學，你們出版的「自由之火」，每一期，我都看了，我非常驚訝，在國內這樣安逸的環境裏，當大部份同學在上課之餘，為舞會、郊遊忙碌時，你們却懂得居安思危，把存在我們社會裏的問題找出來，提出建設性的看法，我真的很感動，這也是我今天為什麼來的原因，我支持你們，一

千塊美元，夠不夠？

△衆生歡呼。

△秀娟看看他們，微笑的搖搖頭。

大砲：哇，一千塊美元，快三萬塊新台幣耶。

念國：

珊珊：謝謝老師。

小江：

小蓮：

時玉：珊珊，你明天到我辦公室來拿錢。

珊珊：好，謝謝老師。

時玉：怎麼樣？各位還有什麼問題？

念國：老師，目前國內很流行街頭運動，你贊成嗎？

時玉：你是說走上街頭示威遊行？

△時玉陷入深思。

小蓮：老師，你曾經參加示威遊行嗎？

時玉：（點燃香煙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十八年前，美國把琉球還給日本時，同時把釣魚台交給日本，而我們的政府，為了聯合國的席位，和經濟上外交上種種理由，實在不願得罪美國、日本兩位大老闆，可是却因此激起大家的仇日情緒，我們，這些留美的學生，許多人都不上課了，工作、研究都放了下來，上千人聚集在紐約，在日本領事館前遊行。

△秀娟聽到「釣魚台」三字，恍然站了起來，盯著時玉。

大砲：哇！一定很壯觀！

小江：好可惜呀。

小蓮：可惜什麼？

小江：我們來不及參加！

念國：拜託——

珊珊：你那時還在包尿布呢？

△衆人大笑。

△秀娟走向客廳，面色凝重的盯著陳時玉。

念國：老師，最近正榮化工在鬧勞資糾紛，我們「自由之火」很關心，刊登了一系列的報導……

時玉：我都看到了，念國，是你寫的吗？

念國：大部份是我寫的，小江也寫了一些，老師覺得怎麼樣？

時玉：很好，充滿正義感。

△小江、念國興奮的對看一眼。

念國：（興奮的）老師，這些勞工為爭取福利，準備走上街頭示威遊行，我們該不該用行動支持他們？

時玉：我覺得，任何事情，只要你們認為是對的，就可以勇敢的去。

念國：謝謝老師，我懂了。

時玉：（看看錶，站了起來）我有點事，要先走，你們如果有什麼問題，歡迎隨時來找我。

△衆生站了起來。準備恭送時玉。

衆生：謝謝老師。

△秀娟走到時玉面前。

時玉：王太太，再見！

秀娟：（指著手上的報紙）陳老師，這篇文章是不是你寫的？

時玉：（笑）是的。

秀娟：那你就是陳時玉囉！

時玉：我寫文章一向用本名。

秀娟：哦？你在美國唸書，唸的是加州大學囉？

念國：（吃驚的）媽，你怎麼知道？

時玉：（困惑的）我是唸加大，王太太，我們以前見過嗎？

秀娟：陳老師，在學校的時候，認識王浩嗎？

時玉：（吃驚的）王浩？

念國：媽！老師怎麼認識爸爸呢？他們是不同類型，就是同校，也不見得會認識。

時玉：（忙著解釋）對，學校太大了，我不認識你先生。

秀娟：（半信半疑）哦？陳老師家裏還有些什麼人？

念國：（不滿的）媽，你在戶口調查呀。

時玉：（冷靜的）王太太，我先生在西北大學教心理學，我的女兒九年級了。

秀娟：陳老師，真好福氣。

時玉：那裏！王太太，打擾了，再見！

念國：老師，我們送你！

△衆生簇擁著時玉走向門口。

△王浩由外進入客廳，看見時玉，大吃一驚。

衆生：王伯伯！

念國：爸爸，我給您介紹，這是陳老師！

王浩：（有點驚慌的）是是是，陳老師！

時玉：王先生，你好！

秀娟：陳老師也是加州大學的，你認識嗎？

△王浩搖搖頭。

時玉：我真的要走了，再見！

△時玉離去。

衆生：王伯伯、王媽媽再見！

△衆生離去。

王浩：老媽說，在泰國那邊看了一塊地，地點不錯，很適合開工廠……

秀娟：（冷冷的）你真的不認識他嗎？

王浩：你是說念國的老師？剛才那個陳老師？

秀娟：（冷冷的）她說她是陳時玉。

△王浩愕然。

△秀娟緊盯著王浩。

△燈暗。

△幕落。

第二幕 第一場

時間：距離第一幕第三場一個星期，是一個悶熱的夜晚。

佈景：王浩家。

△幕啓。

△燈亮。

△秀娟坐在沙發上，手裏拿著一根香煙，口中緩緩的吐著煙圈。

△念國由外進入客廳，手上抱著一大捲海報。

念國：媽，我回來了，唉喲，餓死了。

△念國把海報擱在茶几上，這才發現秀娟在抽煙，非常驚訝。

念國：媽，你怎麼了？我不知道你會抽煙。

秀娟：你到巷子口隨便吃碗麵吧，我沒煮飯。

△念國坐下，一臉愕然。

念國：媽，到底怎麼回事？你跟爸爸吵架了？

秀娟：沒有。

念國：那你為什麼要抽煙？抽煙對身體不好的。

秀娟：（暴躁的將煙捏熄）我心情不好，連根煙都不能抽嗎？

念國：（打量秀娟，想了一下）媽，你知道你的問題在那裏嗎？

秀娟：我的問題？什麼問題？

念國：媽，你的生活太空洞了，沒有內容，沒有重心，所以你會覺得空虛、無聊，媽，我想你應該找個工作來做。

秀娟：找個工作做？

念國：對呀，媽，你還記得上個星期天來我們家的陳老師嗎？

秀娟：（吃驚的）陳時玉？

念國：是呀，她的年紀跟你差不多，可是她每天上課、演講，還在報章雜誌寫文章，時間排的滿滿的，我敢說她

絕對沒有時間去空虛無聊。

秀娟：（遲疑的）念國，你喜歡陳老師嗎？

念國：（興高采烈）那當然，不只是我，我們同學都崇拜她崇拜的不得了，她關心我們的社會，常常提出一針見

血的意見，是目前國內最紅的社會問題專家，每次演講，哇，都擠的滿滿的。

秀娟：（受傷的）這麼能幹！我永遠比不上她。

念國：媽，你別這麼說，你和陳老師根本是兩個世界的人。

秀娟：（冷笑）兩個世界？沒錯，她是個有用的人，媽是個沒用的人。

念國：媽，你扯到那裏去了？你和陳老師不同典型，根本不應該相提並論，我提她，只是因為你見過她，覺得你

可以學她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忙碌點，這樣不是很好嗎？哎呀！

△念國突然手撫肚子大叫。

秀娟：怎麼啦？

念國：我餓死了，我要出去吃麵。

△念國站起來，往外走。

念國：要不要我帶點東西給你？

秀娟：不用，我不餓。

△念國離去。

△秀娟看著念國的背影，突然歇斯底里大笑起來。

秀娟：（大叫）林秀娟，你徹頭徹尾輸了，連兒子都向著人家！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秀娟拿起電話。

秀娟：喂……喂……你說話呀！（看著話筒）掛斷了？陳時玉，假如真的是你，就敢做敢當，不敢跟我說話？因為你心理有鬼！

△王浩由外進入客廳，手上提著公事包。

△秀娟用力放下電話。

王浩：是誰打來的？

秀娟：一聽到我的聲音就掛斷了。

王浩：（心虛的）怎麼會？可能是打錯了吧？

秀娟：不知道，最近，我常常接到這樣的無頭電話。

王浩：哦！奇怪。

△電話鈴響。

△秀娟看著王浩，兩人僵持了一會，王浩拿起電話。

王浩：喂！（鬆了一口氣）馮董，是你呀……對不起，我沒有忘……怎麼會忘呢？這麼重要的事……什麼？你已經付了訂金……下星期要去泰國付款……喔……順便在當地找工人？很好，再給我幾天，我仔細研究企劃案，一定給你答覆。……好，一定，再見！

△王浩掛上電話，噓了一口氣，整個人倒在沙發上。

△秀娟坐在王浩身邊，點了一根香煙，遞給王浩。

秀娟：怎麼啦

王浩：你都聽到了。

秀娟：王浩，我想，你應該跟老馮合作到泰國設廠。

王浩：哦？為什麼？

秀娟：我……我跟你到泰國去住一陣子，我們可以擺脫台北的一切，重新開始！

王浩：（警覺的坐正身子）我不懂你的意思！

秀娟：你懂的，答應我好嗎？王浩，只有離開台北，我們的婚姻才不會完蛋。

王浩：秀娟，你在胡說什麼？

秀娟：（站起來，黯然的）有人看到你一個女的親親熱熱的吃飯、喝咖啡。

王浩：（武裝的）秀娟，不要怪我說你落伍、跟不上時代，跟一個女的一塊吃飯、喝咖啡，算得了什麼？你不覺得你小題大作嗎？

秀娟：小題大作？除非你告訴我，她不是陳時玉。

△王浩為之語塞。

秀娟：（咄咄逼人）你講話呀！

王浩：不錯，是陳時玉，可是這又怎麼樣？她回國來教書，我給她接風，請她吃個飯，不行嗎？

秀娟：接風！是這麼簡單嗎？她回國兩個月，你仍只見過一次面，吃過一次飯？

△王浩猛抽煙，不答。

秀娟：答不上來，是不是？還有，上個星期，她到我們家，為什麼假裝不認識你？她根本是心虛！

王浩：秀娟，我不懂你這樣胡亂猜疑，有什麼意義！

秀娟：但願我只是胡亂猜疑，我真的不知道這個女人是什麼居心，把丈夫和孩子放在美國，一個人跑到台灣來，

王浩，她是為了你嗎？

王浩：這怎麼可能？

秀娟：那為了什麼？我看她根本是存心破壞我的婚姻，十幾年前，破壞的不夠徹底，現在再來一次！

△王浩突然站了起來，掌摑秀娟的臉。

王浩：（氣憤的）林秀娟，你給我閉嘴，我不准你這樣侮辱她！

△秀娟撫著臉，眼淚奪眶而出。

秀娟：你打我？為了她，你居然打我！

王浩：秀娟，你聽我說——

秀娟：王浩，我恨你，恨你十多年來，跟我躺在一張床上，心裏却想著她，恨你在我們結婚二十週年的日子，跟那個不要臉的女人鬼混。

△秀娟說罷，衝進臥房，重重的關上門。

△念國由外進入客廳。

念國：爸爸，媽怎麼了？

△王浩跌坐在沙發上。

王浩：沒什麼。

念國：媽今天怪怪的，我剛才還看到她一個人坐在這裏抽煙，好像有什麼心事，爸爸，你們之間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？

王浩：念國，大人的事，你不要管。

△念國不以為然的聳聳肩，將茶几上的海報抱在懷裏。

王浩：那是什麼東西？

念國：抗議海報呀！

王浩：什麼抗議海報？

△念國把海報放下，逐張攤開。

念國：爸，你看！請正榮化工拿出良心來！我們要求安全的工作環境！尊重民主、尊重勞工法！

王浩：（驚訝的）這是幹什麼？

念國：拜託——爸爸，你不要大驚小怪，正榮化工在鬧勞資糾紛，明天正榮的勞工要走上街頭，爭取他們的權益，我們「自由之火」決定支持他們。

王浩：（壓抑的）你是說，你們學生要上街遊行？

念國：是的，爸爸，你覺得這些標語怎麼樣？力量夠不夠？

△念國攤開其餘的海報。

△王浩突然將茶几上的海報全掃落地上。

念國：（大吃一驚）爸爸，你幹什麼？

王浩：你給我聽著，明天不准參加什麼遊行！

念國：（激動的）爸爸，我已經二十歲了，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，我有自己的理念，我要去實行，請你不要干涉我！

王浩：（拍念國的肩）念國你是學生，把書唸好最重要，其他的事不要管！

念國：（冷笑）你要我學你，做個行屍送肉，對什麼事情不聞不問，每天過著醉生夢死的日子？

王浩：（壓抑怒氣）我現在沒心情跟你辯，總之，你明天給我乖乖呆在家裏，不准上街遊行！

△念國瞪著王浩好一會兒，揀起地上的海報，抱在懷裏。

念國：爸爸，我對你真的很失望，失望透了！

△念國衝進他的臥房。

王浩：（追上去，吼著）念國，你聽見沒有？我絕不允許你參加什麼遊行！

△念國轉身站在房門口。

念國：（挑釁的）爸爸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一定會去的。

王浩：你長大了，翅膀硬了是不是？念國，假如你還是不肯聽話，一定要走上街頭，我就……

念國：就怎麼樣？你說呀！

王浩：我就不認你這個兒子！

△念國楞住，不相信王浩會講出這樣的話，他緊盯王浩好一會兒，轉身重重的關上門。

△王浩垂頭喪氣走向秀娟的房門，猶豫了一下，走向客廳，提起公事包，離去。

△燈暗。

第二幕 第二場

時間：第二幕第一場的隔天早上。

佈景：王浩家。

△燈亮。

△珊珊在餐桌上整理海報、布條。

△念國坐在沙發的扶手上接電話。

念國：……好，好，公園正門口……我知道那個地方……十點整？……你放心好了，我們會準時到。

△念國放下電話，不安的走動著。

△珊珊暗中觀察念國。

珊珊：念國，你怎麼啦！

念國：剛才和正榮的勞工代表通過電話，他要我們十點鐘在公園門口跟他們會合。

珊珊：我聽見了，（迎向念國）念國，你的情緒不太穩定哦。

念國：怎麼會呢？我只是有點緊張罷了。

珊珊：你心裏有事，對不對？

念國：沒有。

珊珊：不要騙我。

念國：好吧！我老實跟你講，我在生氣，生我爸爸的氣。

珊珊：到底怎麼回事？

念國：昨天晚上，我爸爸看到這些海報，問我要做什麼，我就說正榮在鬧勞資糾紛，我們要主持正義，替勞工爭取他們應得的權益，我爸爸就發火了，不准我參加遊行，我堅持要去，他居然說我敢去的話，他不認我這個兒子！

珊珊：怎麼會弄得這麼僵呢？

念國：我真不懂我爸爸，好歹他也是個知識份子，留過洋，觀念却這麼保守，一聽說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，就嚇得什麼似的！

珊珊：念國，不要怪你爸爸，做父母的都是這個樣子。

念國：是嗎？我敢說你爸爸就不是這個樣子。

珊珊：我們的情形不一樣，我從小就很獨立，上了大學，爸媽更不管我，我想他們是希望培養我獨立思考的能力，像今天這個遊行，我就沒告訴他們，我想我能判斷是非，我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！

念國：但願我爸媽像你爸爸一樣明理就好。

珊珊：奇怪，你媽媽呢？怎麼都沒看見她？

念國：八成又在跟我老爸鬧彆扭，躲在房裏生悶氣，我真不懂他們之間到底有什麼解不開的心結，必須有事沒事冷戰——珊珊，昨天晚上，我想了一夜，愈想愈恨我爸爸，我沒辦法原諒他！

珊珊：（笑）就因為他不准你參加遊行，你就恨死他？

念國：不，這只是導火線，我恨他的冷漠，對我冷漠，對我媽媽冷漠，對整個社會冷漠，對所有的事情冷漠，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裏，當然那不是一個快樂自足的世界，他陰陽怪氣，而且常常把他的不快樂傳染給別人。

念國：我不知道，他曾經做生意失敗，跌得很慘，負了一大筆債務……可是這些都已過去了，這幾年，他的事業很順呀。

珊珊：（安慰的）或許有一天，有一天太陽從西邊出來的時候。

△小江、大砲匆匆進來。

大砲：我們的人都在樓下，可以出發了嗎？

珊珊：來了多少人？

小江：十五個！

念國：（失望的）這麼少？

大砲：我已經盡力了，女孩一聽到上街遊行，一個個嚇慘了，還有一些人忙著K書，沒有空。

念國：怎麼會呢？期末考還早得很。

小江：不是期末考，還有一年多才畢業，有人已經準備預官考試，還有人是要考托福、研究所，他們為自己的前途打算都來不及，那有閒情管別人的事情！

念國：這是什麼時代？年輕人太腐敗了！

珊珊：（看看錶）我看時間差不多，我們可以出發了。

△珊珊、小江到餐廳拿海報、布條。

△念國忙撥電話，聽了一下，頹然放下。

大砲：怎麼？

念國：（焦急的）小蓮還沒到。

大砲：她會不會臨陣逃脫！

珊珊：烏鴉嘴，小蓮不是這樣的人。

念國：（看看錶）到底出了什麼事，真急死人了。

△小蓮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進來。

念國：小蓮，你怎麼現在才來？

小蓮：很抱歉，各位，我不能去了。

△念國、珊珊、小江、大砲楞住了。

念國：（不滿的）你後悔了！

小蓮：不是，我爸爸不准我去。

念國：你不是出來了嗎？

小蓮：（搖搖頭）我不能去，我爸爸會把我打死。

念國：沒關係，他說說而已，我爸爸還不是這樣，我才不管他！

小蓮：念國，我真的不能去，我爸爸的脾氣，你不知道……

念國：（生氣的）算了，算了，別一副長不大的樣子，回家去吃奶吧！

小蓮：（受傷的）你——王念國，你太過份了！

△小蓮扭頭就走。

小江：小蓮！念國，你快去把她追回來呀！

大砲：念國，你不該說這樣的話。

珊珊：快呀，快去跟她道歉！

念國：不要理她，我們走吧！

△小江、大砲、珊珊無奈，只好跟著念國離去。

△秀娟從臥房出來，她戴著墨鏡，提著行李，走到客廳張望了一下，走向餐桌，把一封信放在花瓶下面，然後離去。

△燈暗。

△幕落。

第二幕

時間：緊接第二幕第二場之後。

佈景：陳時玉家。

△幕啓。

△燈亮。

△喜多郎的「絲綢之路」樂曲在空氣中流瀉著。

△時玉躺在沙發上，似乎沈醉在音樂之中。

△時玉睜開眼，伸手拿茶几上的半杯酒，慢慢啜飲著。

△王浩提著公事包由外進入客廳，走到時玉面前，兩人互相凝視，久久不語。

△時玉起來，將音響的音量轉小，音樂漸弱。

時玉：王浩，真的是你？

王浩：是我。

時玉：剛剛看到你站在我面前，我還以為是做夢呢，你怎麼沒上班呢？

△王浩放下公事包，坐在沙發上。

王浩：昨天晚上，我跟秀娟吵了一架，又跟兒子鬧得不愉快，在家裏呆不下去，我就出來，四處遊蕩，想要來你

這裏，又覺得不妥當，後來到辦公室窩了一夜，剛才公司的員工陸續來上班，我覺得自己像遊魂一樣，跟他們格格不入，提出公事包走了出來，走著走著，不知不覺就走到你這裏。

△時玉喝一口酒。

時玉：你來的正好，我一個人喜多郎的洪荒世界裏，有點寂寞，你來了，我就不那麼寂寞了。

王浩：喜多郎？

時玉：嗯，喜多郎是日本的作曲家，走了幾趟絲路，寫出了「絲綢之路」這樣的曲子，我沒事的時候常常聽，百聽不厭，它把我帶進一個原始的、洪荒的世界，一個在這個宇宙之外的世界，很安靜，很空靈！

王浩：你常常一面聽音樂一面喝酒嗎？

時玉：要不要也來一杯？

△時玉倒一杯酒遞給王浩。

時玉：你知道嗎？音樂和酒雙管齊下，會讓人的靈魂變的輕飄飄的，什麼事都淡忘了，什麼沈重的擔子都沒有了，飄飄欲仙！

王浩：時玉，你醉了，這不像平常的你。

時玉：（醉態可掬）平常的我，是什麼模樣？

王浩：一個充滿自信、受學生愛戴的大學教授，一個筆鋒銳利的社會問題專家。

時玉：哈哈，我的筆鋒銳利，感情却中空，我的神態充滿自信，我的心却是徬徨的！

王浩：（喝了一口酒、黯然的）時玉！

△時玉打量著王浩。

時玉：王浩，你也變了，你頭髮白了，你老了，最悲哀的是你飛揚的神采不見了！我印象中的你是加大化學系的高材生，熱情、果決，還有一股書生氣息。

王浩：（冷笑）書生氣息？我現在有的是商人肚子，什麼熱情、果決，我全沒有了。

時玉：（懷疑的）哦？

王浩：我甚至不是一個成功的商人，舉個例來說吧，一個跟人合夥在泰國建廠的案子，我考慮了很久，遲遲不能決定，我想的太多，怕這怕那……時玉，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，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。

時玉：（傷感的坐到王浩身邊）為什麼我們都變了？我多麼希望回到從前。

王浩：時玉，我們再也回不去了。

時玉：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！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幽思難忘，何以解憂？唯有杜康。來，乾杯！

△王浩、時玉一飲而盡，時玉再倒滿。

王浩：（接過酒杯）好酒、好音樂、好朋友，我的心情好多了！

時玉：我希望你快樂，王浩，（打量王浩）哈，你還是喝了一點酒就臉紅，（輕捏王浩的耳朵）先從這裏紅起，你知道，我們第一次見面，我就注意到你的耳朵，（沈醉的）那是在布朗系主任家，我還記得你的模樣，你穿了一件寬大的土黃色風衣，好土，活像個烏龍偵探。

王浩：是嗎？結果你愛上了我這個烏龍偵探，而我也不可救藥的愛上你，忘了我已經結婚，有一個孩子。

時玉：你後悔了？

王浩：沒有。我們的愛情很微妙，不只是普通的男女之愛，還夾雜著熾烈的愛國情緒……我好懷念那段為保釣運動奮鬥的日子，我們開著車子從西部到東部，參加各種國事大會，一大群有血性的年輕人跟我們在一起……我還記得，有一次在密西根湖畔，好冷，好凍，我們吐著氣，哈著手走著，一面高喊：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！」、「釣魚台是我們的領土！」時玉，你記得那天是幾度嗎？

時玉：絕對是零下二十幾度！密西根湖裏的波浪都已經凍成一座座的小山了！（興奮的）後來，我們的示威遊行隊伍走過那些冷冰冰的鋼鐵建築下，一些十來歲的中國小妹妹端著熱騰騰的咖啡給我們喝，那時候，我的心好熱，好像要沸騰了。

王浩：我也是！時玉，你知道嗎？每次我們一大堆人聚在一起喊口號，我就興奮極了，我覺得我們就像一條河，一條怒吼的黃河。

時玉：一條怒吼的黃河？沒錯，形容的真好！可惜這些日子離我們好遠好遠，早都過去了，我們還說這些做什麼？

王浩：時玉，你讓我說，我的生命好像在那兩年活的最熱烈，開花結果，繽紛燦爛，然後就枯萎了。

時玉：（黯然的）我更慘，你回台灣以後，我跟保羅到了大陸——（冷笑）比我們先去的人說，中共非常為人民著想，把上海的蘇州河弄得清澈無比，又說在生態保護上成就非凡，連煉油廠的污水，都可以過濾後養鰱魚，我們居然相信，可是你知道我看到什麼？貧窮落後和滿地的千瘡百孔，我心疼的不能睡覺，我後悔自己不明是非，說了太多謊言。

王浩：你和保羅，到底為什麼離婚？

時玉：（苦笑）我們婚姻失敗，我想我該負大部份的責任，他對我付出很多，我却回報的太少。我好像失去愛人的能力，整個人麻麻木木的……我虧欠他，（泫然欲泣）女兒歸他，也許這樣，比較公平。

△王浩摟住時玉的肩安慰她。

△時玉掙脫。

時玉：我再去倒一點酒！

△時玉將兩只高脚酒杯拿到櫃子上倒酒，不小心杯子跌碎，她蹲下去拾碎片。

△王浩趕過去幫忙。

王浩：哎呀，你的手流血了。

△王浩把時玉拉了起來，時玉跌入王浩的懷抱哭泣。

時玉：（哽咽的）我沒有用。

王浩：來，我幫你包紮。

△王浩將時玉安置在沙發上，從櫃子裏找到紗布帮她包紮受傷的手指。

時玉：你知道我這次回來的心情嗎？（落實的）我覺得自己像個空殼子，家沒有了，丈夫沒有了，女兒沒有了，最可怕的是，我沒有了自己，於是我想到了生長的地方，想到你，或者，故鄉的青山綠水，還有你的感情，能彌補我的空虛。

△王浩包紮好時玉的手指，將她放在唇上吻著，兩人情不自禁相擁。

王浩：我會在你身邊，永遠，永遠。

△電話鈴聲大作。

△兩人驚嚇，分開。

△時玉拿起電話。

時玉：喂！（吃驚的）什麼？……受傷了！王念國和胡珊珊？……嚴重不嚴重？……你們在那裏？……好，我馬上到。

△時玉不安的放下電話。

王浩：（緊張的）念國受傷了？

時玉：嗯，他們參加勞工示威遊行，結果被打傷了。

王浩：（氣急敗壞的）該死！我不准他參加，他還是去了！

時玉：但願他們沒有去！

△燈暗。

△幕落。

第四幕

時間：第三幕之後三個鐘頭左右。

佈景：王浩家。

△幕啓。

△燈亮。

△王浩踱著方步，抽煙。

△時玉、珊珊、念國、小江、大砲圍坐在沙發上，念國、珊珊頭臉的傷口已包紮。

△珊珊不時發出飲泣聲。

小江：珊珊，不要哭。

大砲：是嘛，英雄有淚不輕彈。

時玉：傷口還疼，是不是？

珊珊：不是傷口疼，我是擔心……老師，我臉上縫了好幾針，以後會不會留下痕跡？

時玉：會的。

珊珊：（哭泣）我會變的很醜是不是？

時玉：不會的，珊珊，你的傷痕經過春風和秋風的吹拂，日子久了，會愈來愈淡，終有一天，你照鏡子，它已經

看不太出來了。

珊珊：（喃喃自語）可是它還在那裏，我會感覺到。

大砲：我真不懂怎麼會變成這樣子，老師，王伯伯，當勞工代表和資方代表談判破裂，那些情緒激昂的群眾就衝

進正榮總公司，看到東西就砸，像一群無法無天的暴民，好可怕呀！

念國：沒想到他們居然帶著斧頭、鐵錘來，發了瘋似的搗毀公司的門窗和電腦設備！

小江：那些電腦，好可惜呀！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

時玉：你們在幫他們……我真不懂，他們為什麼反過來打你們呢？

念國：因為我們要阻止他們砸東西！

王浩：念國，你們被利用了！

念國：

小江：被利用？

大砲：

珊珊：

△小蓮匆匆由外跑進客廳。

小蓮：念國、珊珊！

念國：（驚喜的）你怎麼來了？

小蓮：我聽到廣播說有人利用正榮的勞資糾紛來鬧事，而且有學生被打傷，急死了，後來就接到小江的電話。

念國：是誰的陰謀？爸爸，你剛剛說我們被人利用了？

王浩：是的，聽說警方抓到幾個帶頭的滋事份子，並不是正榮的勞工，而是有前科的流氓。

小江：

大砲：（吃驚的）流氓？

念國：

珊珊：我的天！

王浩：（點點頭）這牽涉到商業競爭，可能是正榮化工的對手派人搗亂。

時玉：這麼複雜！

念國：爸爸，我很抱歉，我不知道事情會演變成這個樣子，我太天真了，以為這次示威遊行可喚起資方或有關當局對勞工問題的重視。

局對勞工問題的重視。

時玉：該說抱歉的是我，那天，你們說要參加遊行，我並沒有阻止你們……年輕人關心社會問題，往往熱情有餘，理智不足……不一定具有判斷是非的能力。

王浩：念國，爸不怪你，當年我們參加保釣運動還不是一樣？

念國：（驚喜的）爸爸，你參加過保釣運動？

△王浩點點頭。

△衆生發出驚呼聲。

時玉：念國，你爸爸還是當年保釣運動的健將呢。

念國：（恍然大悟）爸爸，原來你和老師一起參加保釣運動，你都不曾提過。

王浩：（沈痛的）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，我和陳老師，還有許多人，我們花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時光在群眾運動上，（苦笑）我們自以為是為真理奮鬥，沒想到真理却是被扭曲的。

時玉：（感傷的）我們被利用了，中共不但利用保釣運動打擊政府，而且分化海外的中國人，本來是個單純的愛國保土運動，却演變成左右鬥爭、兄弟鬩牆的大悲劇。

△時玉、王浩陷入低潮，氣氛變的很凝重。

珊珊：老師、王伯伯，我覺得不管保釣運動在歷史的功過如何，你們豪邁的愛國熱情是值得敬佩的。

小蓮：對，最可怕的是冷漠，假如青少年不關心國家，我們國家還會有什麼前途？

念國：爸爸，我們幾個都看了不少關於保釣運動的報導，每次談起來，就很興奮、激動，因為那是這麼一個偉大

、動蕩的時代，中國向來是一盤散沙，你們這些海外的知識份子却為了保衛國土團結起來。
王浩：（激動的）念國，你真的這麼認為！

△念國點點頭。

小江：王伯伯、老師，我們真的這麼認為，因為你們表達了知識份子的真性情和可貴的愛國情操。

△時玉熱淚盈眶。

小蓮：老師，你怎麼哭了？

時玉：我……我不知道，你們這麼一說，我突然覺得好想哭……。

△王浩走到時玉旁，輕拍她的肩。

時玉：你知道嗎，好像心裏面有一塊冷硬的東西溶解了。

王浩：（激動的）我知道。

△小江、珊珊、大砲、小蓮、念國不知所措的看著王浩、時玉，不了解他們為何如此激動。

△念國站了起來。

念國：我去沏一壺茶。

△念國走向餐廳，發現餐桌上的信，驚訝的打開來。

念國：（吃驚的大叫）爸爸，媽媽離家出走了！

△衆人大驚。

△王浩趕過來，搶過信。

△時玉也跟著過來。

王浩：（對時玉）她都知道了。

△念國注視他們，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。

王浩：我去打電話。

△王浩走向話機。

時玉：（輕拍念國的肩）不要擔心，你媽會回來的。

念國：（雙眼直視時玉）我媽很可憐，一直生活在另一個女人的陰影裏，從我小時候開始，到現在還是。

△時玉不知如何接腔，逃避的走向沙發。

王浩：媽，是我，秀娟有沒有在您那兒？……沒有，沒什麼事，真的，您放心好了，媽，再見！

△王浩對時玉搖頭，無奈的放下電話。

△念國緊追過來。

念國：老師，你就是我爸爸在美國的女朋友，對不對？

△王浩、時玉楞住了。

△小蓮、珊珊、大砲、小江也瞪大了眼睛。

小蓮：念國，你不要亂說！

王浩：念國，你——

念國：爸爸，你說是嗎！

△王浩看看時玉，低頭默認。

時玉：（下定決心）念國，你說的沒錯，我曾經是你爸爸的女朋友，可是這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。（對王浩）完全過去了！

王浩：（驚訝的）時玉，你！

△秀娟提著行李進來。（已不戴墨鏡）

小江：

大砲：王媽媽！

珊珊：

小蓮：

王浩：秀娟！

秀娟：（焦急的）念國，你傷的怎麼樣？

念國：（迎上前去）媽，我很好。

△秀娟發現時玉，帶著敵意，僵在那兒。

△時玉走向秀娟，拉起秀娟的手。

時玉：王太太，你放心好了，念國很好，你先生也很好，你真的可以放心了。很抱歉，打擾了你們，我要走了！

（轉向眾人）各位，再見！

△時玉離去。

△眾人呆呆看著她的背影。

念國：媽，你去那裏了！

秀娟：我去烏來，在旅館房間看電視新聞，看你們被打，我嚇死了，馬上就趕回來。

△秀娟撫摸念國的頭。

秀娟：還疼不疼？

△念國搖頭。

秀娟：珊珊，你呢？

珊珊：好多了。

王浩：秀娟，你怎麼回事？想去烏來，跟我說，讓我陪你去。

△秀娟露出驚喜的表情。

念國：爸爸，現在陪媽去，還來得及。

王浩：改天吧！秀娟，過幾天，我們去泰國玩，就算慶祝我們結婚二十週年。

小蓮：哇，好棒呀！

珊珊：

△念國、小江、大砲高興的擠眉弄眼。

秀娟：（驚喜的）去泰國？

王浩：嗯，我已經決定和老馮在泰國建廠，我們去看廠地，順便渡假。

秀娟：（高興的不知所措）那……念國怎麼辦？誰煮飯給他吃？

念國：（好笑的）媽，我又不是三歲小孩。

小蓮：王媽媽，我們會照顧他的。

珊珊：王媽媽，你放心去玩好了！

大砲：王媽媽，假如你真的不放心，就帶念國去好了！

小江：他可是特大號的電燈炮哦！

△衆人開懷大笑。

△燈暗。

△幕落。

——
全劇終
——